



冷月森林
linger
徘徊

[美] 玛姬·史蒂芙薇特 著
姚莹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冷月森林
linger
徘 囥

LENGYUE SENLIN
PAIHUAI

[美] 玛姬·史蒂芙薇特 著
姚莹 译

LINGER

Copyright © 2010 by Maggie Stiefvat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cholastic Inc., 557 Broadway, New York, NY 10012,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文中文简体版权由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徘徊 / (美) 史蒂芙薇特著；姚莹译。—南宁：接力出版社，2011.7
(冷月森林)

书名原文：Linger

ISBN 978-7-5448-1938-1

I .①徘… II .①史…②姚…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14226号

责任编辑：周 锦 赵 轩 美术编辑：卢 强

责任校对：王 静 责任监印：陈嘉智

版权联络：谢逢蓓 媒介主理：常晓武

社长：黄 俭 总编辑：白 冰

出版发行：接力出版社

社址：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530022

电话：0771-5863339 (发行部) 010-65545240 (发行部)

传真：0771-5863291 (发行部) 010-65545210 (发行部)

网址：<http://www.jielibeiing.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制：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880毫米×1250毫米 1/32

印张：10.875 字数：250千字

版次：2011年7月第1版 印次：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 001—15 000册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

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010-65545440 0771-5863291



目 录

序曲	001
第一章	003
第二章	013
第三章	015
第四章	018
第五章	026
第六章	032
第七章	040
第八章	049
第九章	055
第十章	058
第十一章	069
第十二章	072
第十三章	083
第十四章	091
第十五章	096



第十六章	099
第十七章	113
第十八章	125
第十九章	136
第二十章	143
第二十一章	150
第二十二章	152
第二十三章	156
第二十四章	168
第二十五章	173
第二十六章	184
第二十七章	194
第二十八章	199
第二十九章	202
第三十章	209
第三十一章	214
第三十二章	220
第三十三章	227
第三十四章	234
第三十五章	244



第三十六章	248
第三十七章	259
第三十八章	262
第三十九章	273
第四十章	277
第四十一章	282
第四十二章	289
第四十三章	296
第四十四章	301
第四十五章	309
第四十六章	316
第四十七章	319
第四十八章	320
第四十九章	321
第五十章	324
第五十一章	329
第五十二章	330
第五十三章	334
第五十四章	340

序曲

格蕾丝

这是一个曾经是狼人的男孩和一个即将变成狼人的女孩之间的故事。

短短几个月前，萨缪还是神秘的狼人。宿命无法逆转，与他分别意味着永不相见。他的身体好似未解的谜团，非同寻常，让人畏惧。

正值春天。随着气温逐渐上升，熬过寒冬的狼群，即将从狼皮中解脱出来再次回归到人类之中。萨缪还是萨缪，科尔也并未改变，只有我的身体开始躁动不安。

若是去年，这正是我所期待的。我有诸多理由可以成为生活在我家屋后那片森林中狼群的一员。但是此刻，不再是我望着他们，等待着萨缪来到我身边，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在森林望着我，等待着我回归到他们之中。

他们的眼睛，那一双双嵌在狼脸上人类的眼睛，让我回想起不同的水域：清澈湛蓝犹如明媚的天空倒映在水面，褐色犹如雨水卷着泥沙汇入小溪，绿色犹如夏日海藻日渐茂密的湖泊，灰色犹如大

雪冰封的河流。只有萨缪那双金色的眼睛，透过湿漉漉的枝杈与我隔空相望。但是现在，狼群看着我凝重的眼神。那些不言而喻的事实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虽然他们都是陌生人，我却早已知道他们不为人知的秘密。鬼魅、诱人——可终究不过是陌生人。每一双眼睛下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往。萨缪是唯一一个我真正了解的人，而此刻他就站在我身旁。多想这一刻，我们手牵手，深情相拥。

但是我的身体背叛了我的心。现在的我是一个陌生，难以捉摸的人。

这是一个爱情故事。我不知道这世间有万种爱情，也不知面对爱情人们会作出不同的选择。

我从未想过就连离别也有千万种方式。

第一章

萨缪

在你获知自己的余生都将会是人类，就连明尼苏达州的慈瀑镇在你眼中也变得与以往不同。在此之前，这个小镇只有在夏天的时候才会出现在你的世界中，水泥地上迎着骄阳卷曲的落叶，空气中弥漫着沥青混着卡车尾气的味道。

此刻，枝头露出星星点点的粉色嫩芽。这里才是我的归属地。在我摆脱狼皮的束缚之后的几个月里，我尝试再次做回自己。我在书店重拾自己的老本行，埋头在新单词中，沉浸在翻书的声音之中。我换掉了贝克留给我的越野车，将那辆残留着贝克的味道、满载着我对大家的回忆的车子，换成只能装下格蕾丝和我，还有我的吉他的大众高尔夫。开门时冷风瞬间钻进来，我试着让自己不再畏缩。我尝试提醒自己，以后不再孤身一人。夜晚，我们溜进她的房间，依偎在一起，在这崭新生活中自由呼吸，我的心追随着她的心跳动。

如果风中传来狼群的低沉嚎叫，让我心头一颤，至少还有现在这般生活让我为之欣慰。我期许着与这个躺在我怀中的女孩一起

度过无数个圣诞节，这张陌生的皮囊让我有了变老的特权。我就知道。我已拥有一切。

时间赐予我礼物

未来绽放我面前

我开始带着吉他来书店。生意冷清，时间就在我对着书架独自哼着歌曲时流逝。格蕾丝给我的小笔记本上渐渐也写满了东西。页头的日期就是我在这儿即将过去的寒冬，顺利度过每一天最好的依据。

与平日一样：清晨潮湿的街道冷冷清清。书店开张没多久，我惊奇地听见有脚步声传来。我把吉他靠在椅子后边的墙上，抬起头。

“嗨，萨缪。”伊莎贝尔说道。没有格蕾丝相伴左右，看见她一个人出现在这里，我觉得有些奇怪，现在看到她置身于堆积成山的书本中，我更加吃惊。比起我初次见她，在冬天来临前，遭受丧失哥哥的痛苦让她的声音更显沧桑，眼神更加犀利。她看着我，那无所谓的淡定神情让我觉得自己很天真。

“最近好吗？”她问道，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伸长两腿搭在一起。换做格蕾丝是不会这么坐在椅子上的。她看见我泡好的茶，端起来喝了一口，长长叹了口气。

我看着那杯被她喝过的茶：“老样子。换新发型了？”

她那一头靓丽的鬈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精干的短发，看上去有种残缺美。

伊莎贝尔扬起眉毛。“很显然我可不稀罕你夸我，萨缪。”她说道。

“我并没有这么做。”说着，我便把那杯没喝过的茶推到她面前，在喝过一口之后她已经理所当然地将它据为己有了，“相反，我应该问你：‘这会儿你不是应该在学校才对吗？’”

“问得好。”伊莎贝尔回答，拿起我的茶，好像这本该就属于她。她懒懒散散一副高雅的姿态坐在椅子上。我弓着腰像只秃鹰一样坐在我的椅子上。时间在墙上时钟的指针转动间慢慢逝去。窗外，厚重的云层布满街道上空，仿佛冬天并未离去。看着雨滴滑过窗前，洒在地面汇聚在一起，我的思绪从那把破旧的吉他上转移到吧台上那本曼德斯坦的书上（我该如何处置他们给我的身体，带着我的影子，和我如此亲密？）最后，我弯下身子按下吧台下面音响的播放键，音乐又重新回荡在房间里。

“最近我经常看见狼群出没在我家附近。”伊莎贝尔说道，晃了晃手里的茶，“这东西难喝死了。”

“喝了对你有好处。”我对她说，可心里倒是希望据为己有，在这寒冷的天气里一杯热茶会帮你驱走寒气，尽管我知道自己已不再需要这样的保护，但是将它握在手心那一刻，多少让我觉得安心，“离你家有多远？”

她耸耸肩：“我站在三楼，看见他们就在森林里。很显然，他们一点儿防范意识都没有，或者他们根本就忽视了我爸爸的存在。他可不是狼群的拥护者。”她看到我脖子上的伤疤。

“这我了解。”我对她说道，伊莎贝尔也没有理由成为狼群的拥护者，“如果恰巧有人变身之后在你家附近游荡，在你爸爸把他

们做成标本摆在大厅之前，一定告诉我好吗？”为了不激怒她，我用法语的腔调说出大厅这个单词。

伊莎贝尔怪异的眼神都能把人看成石像。

“说到大厅，”她说道，“你现在独自住的那个大房子里吗？”

我没有。尽管我也知道应该接替贝克，迎接那些度过寒冬变回人类的伙伴，照顾四个准备变身的新成员，可我真的很讨厌在那个房子里进进出出却等不到贝克的出现。

那不是我的家，不管怎样，和格蕾丝在一起才有家的感觉。

“是的。”我回答她。

“撒谎。”她说着，冲我笑道，“说到撒谎格蕾丝要比你更胜一筹。告诉我医学书在哪里。别这么大惊小怪，我是专程为此而来的。”

“这我相信，你肯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说着，冲着她指了指角落的地方，“我只是确定你来这里的目地。”

伊莎贝尔离开座位，顺着我指的地方走过去。“我来这里是因为有些东西在维基百科上查不到。”

“你可以把那些网上查不到的东西都写成一本书。”看见她离开，我这才松了口气。我拿起发票单开始折纸鹤。

“你应该知道。”她说，“你曾经不就是传说中的狼人吗？”

我做了个鬼脸，继续折我的纸鹤。我用发票上的条形码折成的单色条纹的翅膀，比原本一片空白的翅膀看着大了许多。我拿起笔，想在另一只翅膀上画上线条让两只翅膀左右对称。“说了半天，你在找什么书？我们这里专业医科书并不多，大部分是一些关

于自救和整体治疗的书籍。”

伊莎贝尔靠在书架旁，说道：“我不知道。看见了才知道。那种书叫什么——可以拿来挡门的大部头？就是那本记载一个人出各种问题的书？”

“《老实人》。”我说，但是书店没人理会我说的笑话。沉默片刻，我建议道：“是《默克诊疗手册》？”

“就是它。”

“我们现在没有库存。我可以帮你订购。”我回答道，这个我最清楚，无须查看货单，“这本书可不便宜，我可以试着帮你买本二手的。不过，内容是不会变的。”我在纸鹤的背部穿好绳子，站在柜台上把它挂在头顶，“这本书过于专业，不是吗？除非你打算当医生？”

“正有此意。”伊莎贝尔说着，她语气生硬。我没意识到她竟然相信了我的话，这时门铃响起，又一位顾客走了进来。

“回头再聊。”我说着，踮着脚站在柜台上正把纸鹤拴在头顶的灯管上，“有什么需要告诉我一声。”

尽管只是瞬间的安静，我却担心伊莎贝尔沉默不语让我不知所措。我放下胳膊，犹豫不决。

“别因为我而打扰到你们。”进来的人语气平和说话很老到，“我在这里等你。”

听他说话的口气，倒让我觉得有些熟悉，转过身看见一位警官站在柜台旁边，抬头看着我。介于我站得高的缘故，他腰带上所有的东西都一览无余：一把手枪，对讲机，胡椒喷雾器，手铐，手机。

当你心里藏有秘密时，即便没什么见不得人，但在工作场合，

有警察出现在你面前时，还是会把你提心吊胆。

我磨磨蹭蹭从柜台上下来，一边漫不经心地指着我的纸鹤说道：“做得不是很好，无论如何，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我琢磨着自己刚才说的话，尽管知道他肯定不是说跟书有关的事。我感受到自己的心怦怦直跳，都快跳到嗓子眼了。伊莎贝尔早就没了踪影，像是有意躲开，整个书店看上去空荡荡的。

“事实上，如果你不忙的话，我想和你谈谈。”他客气地说道，“你是萨缪·罗斯，是吧？”

我点了点头。

“我是凯尼格警官。”他介绍道，“我正在调查奥利维亚的案子。”

奥利维亚！我的胃一阵紧张。她是格蕾丝的闺密之一，去年那个被咬的无辜女孩在过去几个月中变成一匹狼游走在森林里。她的家人至今还以为她离家出走了。

格蕾丝在的话就好了。如果撒谎被列入奥运会比赛项目的话，世界冠军真是非她莫属。对于讨厌写作的人来说，她算是一个编故事高手。

“哦。”我说，“奥利维亚。”

有警察对我问东问西多少让我有些紧张，但奇怪的是，伊莎贝尔的出现却让我更加紧张，她对事情知根知底。我想象得出藏在书架后面的她在听到那些谎话从我嘴里说出来时鄙视我的样子。

“你认识她，是吗？”他看上去很和善，但是用这种口气说话的人又怎么会是个和善的人呢？

“不是很熟。”我回答他，“我只在这个小镇见过她几次，但

我没去过她的学校。”

“你在哪里上学？”他再次开口，很健谈也很友善。我不断告诉自己他的问题之所以带有怀疑是因为我有所隐瞒。

“我在家接受的教育。”

“我姐姐也是，”他对我说，“我妈妈快被气疯了。那么，你认识格蕾丝，没错吧？”

又是这句。我在想他是不是明知故问呢？我提高对伊莎贝尔的警惕，这个偷听者。

“是的，”我回答道，“她是我女朋友。”

也许对他来说这不过是无关紧要的线索，但我偏要伊莎贝尔听见。

我出乎意料看见他露出笑容。“看得出来。”他说。

尽管他的笑容发自内心，还是让我惊呆了，思索着他是不是早已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

“格蕾丝和奥利维亚是好朋友。”他继续说道，“你能告诉我你最后一次见奥利维亚是在何时吗？不需要说出准确日期，但越详细越好。”

这时他打开一个蓝色笔记本，又提起笔。

“嗯。”我仔细回想，就在几周前，我见过奥利维亚，白色的毛发上落满积雪，但是对于凯尼格来说这些话并不是他最需要的，

“我在市区见到她。事实上，就在这儿，书店门前。格蕾丝和我在这儿闲逛，奥利维亚和她哥哥在一起。但那都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了。十一月？十月？就在她失踪前一阵。”

“你觉得格蕾丝最近又和她再见过面吗？”

我尝试看着他的眼睛：“我敢肯定那次也是格蕾丝最后一次见她。”

“对于你们这些孩子来说漂泊在外是要受苦的。”凯尼格说道，这下我确定他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话中有话，只是闭口不谈贝克，“四处奔波的确很辛苦。小孩离家出走是有很多原因的，就从我在她家人和老师那里了解的情况来判断，奥利维亚离家出走是和她最近精神沮丧有关。很多时候这些青少年不辞而别是因为想要摆脱家人，但是他们又缺少在外生存的能力。所以有时候，他们并不会走很远，而是在附近躲起来。有时候……”

他话没说完我就插了一句：“警官……凯尼格？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奥利维亚的确不在格蕾丝家。格蕾丝既没有给她物质支持，也没有协助她离家出走。我希望关于奥利维亚的出走，事情会水落石出，就是为了格蕾丝考虑也希望如此。我很愿意告诉你奥利维亚到底在哪里，但是我们和你一样也想知道她到底何时回来。”

不知换做格蕾丝会不会也会这么自圆其说——说服别人由她控制局面。

“你知道我不得不这么问。”他说。

“我理解。”

“那么，谢谢你的合作，如果你有消息请通知我。”他准备转身，又停下来，“你对那片森林熟悉吗？”

我僵在那里。自己曾经就是一匹静静藏在树后期盼不会被发现的狼。

“你说什么？”我轻声说道。

“奥利维亚的家人提到她照了很多森林里狼群的照片，格蕾丝

也对狼群很感兴趣。你也有这个兴趣吗？”

我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你认为有没有可能她为了更好地研究狼群去了森林，而不是流浪在外地？”

一想到奥利维亚的家人和警察在森林里以及狼群的住处搜寻着人类的足迹，我的脑袋四分五裂地剧痛。一定会有所收获。我竭力让自己语气缓和地说道：“她给我的印象不是那种喜欢户外探险的女孩。我想她不会这么做。”

他点了点头，像是在对他自己说：“那么，还是要感谢你。”

“没什么，”我说，“祝你好运。”

丁零零声响，门在他身后关上。就在目送他的车子离开之后，我将双臂支在柜台上把脸埋在掌心。天哪！

“做得不错，神奇男孩，”伊莎贝尔说道，地毯上发出嘈杂的声音，她从一堆书本中间站了起来，“你的思维很敏捷。”

我没回答她。我脑子里想着警察可能会问我的问题，甚至比他在我面前时更紧张。他也许会问我贝克去哪里了，或者问我是否听说加拿大有三个小孩失踪，更或者询问我是否知道有关伊莎贝尔哥哥的死。

“你怎么了？”伊莎贝尔凑到我跟前问道，她在柜台上放下一摞书，将信用卡搁在最上面，“你都搞定了，不过是例行公事，他并没有起疑心。天哪，你的手还在抖。”

“我做了件可耻的事。”我这么回答她，可并不是因为这事而手抖。如果格蕾丝在场，我可能会说实话：自从我父母因为割我的手腕被关押进监狱之后我再没和警察打过交道。看见凯尼格警官不